

乡村纪事

回乡记

李国

李润雨大叔打来电话，说儿子李浩得了儿子，让我们回乡“吃汤”。当地民俗的“吃汤”，是在孩子生下的第10天左右，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去“送面”也称“吃汤”，大家欢聚一堂，庆祝“喜得贵子”。

润雨是我们没出“五服”的大叔，红白事都要聚在一起。这位大叔现在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，终年体弱多病，离不开药物治疗，下有8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孙子，生活相当拮据。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前些年，家里电器着火，引发重大火灾，烧得三间瓦房落了架，一家人欲哭无泪。那次我回家，看到了灾后悲惨的一幕：只见屋瓦炸碎掉落在地上，裸露出被烧成炭色的过梁和檩条，院里、屋里都被烧焦的瓦砾覆盖着，真是惨不忍睹，我们纷纷捐款，帮他渡过难关。在镇政府的关心支持下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大叔走出悲伤和痛苦，振作起来翻盖了新房。前几年，国家实施了精准扶贫政策，除了物质上的帮扶外，村党支部为他家制定了脱贫计划，与亚滦湾国家农业开发创新产业有限公司联系，让大叔的妻子到亚滦湾农业公园上班就业。如今，李浩也买了轿车，开着车去铁矿上了班。一家人走出了火灾的阴影，摆脱了贫困，走上了小康道路。

“吃汤”的日子正逢端午节，我开车拉着妻子欣然前往。多日不回家，家乡的变化真是大，交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，全市实现了半小时经济圈，通往我老家的宽敞、平坦的县级公路，双向四车道，道路上的大小汽车一辆接着一辆，车速就是提不起来；通往老家的路令人耳目一新，原来已经破损的水泥路，开着颠簸走不起来，这次回家看到的是新修的水泥路，整洁干净，路面平坦，绿色掩映的红瓦白墙，村庄的街道两旁刷着白石灰，村头的各种造型标志，彰显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丰硕成果，城乡一体化、城乡融合发展，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。久居城市的我，真的羡慕起老家的生活了。

到了村里，没想到停车在这里也成了难题。我想把车开到大叔家门口，可在附近找不到停车的地方，只好退回去，在很远的地方停了车。走近大叔家，热情的乡亲们纷纷跟我们打招呼。我连忙问候丧夫不久的大奶奶，希望她走出悲痛，健康生活；李润雨大叔在东北打工，端午放假也回来了；大叔的儿子李泽大学毕业，在北京找到了满意的工作，端午节过后就去上班；二叔现在在市区开超市，一年的收入很可观，我记得他开超市有年头了，真是尝到了甜头。走进润雨大叔家，在原来烧毁的房屋地基上建起的新房，高大宽敞有格局，门房宽敞实用，大叔一家在门房住，儿子儿媳在正房住，一家其乐融融。

大叔家的对面是一座自建的240平方米的二层别墅，我参观了楼上楼下，设计美观大方，装潢高档漂亮。这就是如今农民的生活，这就是时代的变化。站在楼上，放眼整个长长的街道，家家门前停着轿车，户户院里洋溢着喜庆。乡亲们告诉我，互联网早已进了村，家家也都用上了电脑；原来全村80%的家庭安装了固定电话，现在被每人一部的手机代替了；网上购物方便了农民；实行了煤改电，炊烟成了历史。现在的“吃汤”也有了变化，8个菜，米饭、包子、凉面代替了过去的面条汤，第二天“正席”的菜更精致。乡亲们说，现在时兴移风易俗，讲究节俭办酒席，要不然菜肴的花样更多。看到这些，我仿佛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。

灯下漫笔

子安

一把蒲扇清风来

微风卷着轻柔的蒲公英，缓缓掠过田野，也拂过我的脸庞。手中的蒲扇轻摇，仿佛能扇走一切烦恼与闷热，带来丝丝凉意和宁静。我珍视每一次凉风带来的清爽，细数每一把蒲扇背后的岁月和故事。

小时候没有空调，一把蒲扇便成了消暑的至宝。祖母总是会在午后，坐在老榆树下的藤椅上，轻轻给我们摇着扇子，讲述着那些古老的家族往事。每当清风徐来，一式一样的热气似乎都被一一拂去，连带着焦躁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。祖母的蒲扇，粗糙却充满温情，像是她那皱纹深深的手，传递着非同寻常的力量。

长大后，我开始明白，蒲扇背后承载的不仅仅是一段清凉，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记忆，是家人之间无声的关怀与陪伴。蒲扇，这个简单的日常之物，渐渐成了我心中的一片港湾，在喧嚣浮躁的生活中仍保持着一份从容和淡定。

有一年，我踏上旅途，来到了古老而宁静的小镇。沿街的巷弄里，偶遇一位手艺人，他正在编织蒲扇，那双手熟练地在蒲草间穿梭，不一会儿，一把精巧的扇子便诞生了。我忍不住走上前，与那位老手艺人攀谈起来。他告诉我，制作蒲扇需要选取质地坚韧的蒲草，经过晾晒、编织、打磨、上色等多道工序，虽然过程复杂，但只有如此，才能制作出既美观又耐用的扇子。

老人的双手显然历经风霜，但他的眼神却透露着对这门手艺的自豪与执着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能够坚守一份传统的技艺实属不易。我买了几把他亲手制作的蒲扇，想象着在今后的日子里，这几把扇子不仅能为我带来凉爽，也能成为连接我与这片土地、这份传统的美好纽带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经常在闲适的午后，躺在吊床上，手持蒲扇，感受着那一股股自然的风。每一次扇动，都如同在时光中轻轻拂动一页页发黄的书页，回味着那些被岁月沉淀的往事。蒲扇让我懂得了慢下来欣赏生活，享受那些简单却又真实的美好。

在一个清晨，我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手中拿着一把蒲扇，晨风透过树梢，将蒲扇也吹得哗哗作响。田间的稻香和清新的空气混合在一起，微风中仿佛包含了泥土的芬芳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触摸到了时间的脉动，感受到了自然万物的息息相通。

蒲扇之于我，是一种心灵的寄托，也是一种情感的延续。每一次轻盈的扇动，都是在向过往致敬，也是为未来预存一份清凉。蒲扇，仿佛一位温文尔雅的智者，教会了我以平和的心态去接纳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，用一颗静谧的心去聆听岁月的声音。



《古韵新村》农民画。

周鑫华 画

品味乡村

鸡鸣

村庄的声音是从第一声鸡鸣开始的。公鸡受命于天，应时而醒，引颈高歌，好像约好了似的，一条山冲和一片屋场的鸡都叫了，那声音此起彼伏，如同在深潭里投掷一颗石子，激起的涟漪一圈圈荡漾开去，哪怕是最低沉的角落也不会落下，很古老，也很亲切。

鸡鸣是村庄最原始、最朴素的声音，是属于村庄的事物，关联着烟火人家，代表着小桥流水，也象征着父老乡亲。鸡鸣是乡人鼾声高音的部分，鸡鸣是村庄的呼吸。在拂晓，鸡鸣的声音悠长，但不尖锐，也不突兀，它如一缕山风，轻轻拂拭白天残余的块垒，慢慢梳理昨日留下的遗憾。鸡鸣是山村的守护者，鸡鸣是山村的平安符。传说中的魑魅魍魉只要

听到雄鸡的鸣叫，就会停止阴暗勾当，匆匆忙忙四散逃窜。鸡鸣以后就是日出天开，阳光普照。

古桥

古桥在流水声中安眠，它躬身横跨于两岸之间，找到了与时间相处的方式。古桥越来越老，时间越来越慢，只有古桥的影子不老，还是当初的模样。有多少脚印留在古桥上，坚定的、欢快的、拖沓的、凝滞的……

每年七夕那天，古桥乘风而去，架在银河上，架在神话里，架在奶奶喋喋不休的讲述中。

古桥见证了一滴水融入溪流的过程，那么小却那么执着，他们汇合、聚集，形成激流，滔滔向前，古桥感到了自然的力量。

洪佑良

我所说的古桥是架在村子中央小河上的那座。古桥不知何年何月横卧在小河上，于是，南北分离的村子连在一起。它一直就在那里，父亲的父亲就在桥上走过，我从上面走过，还有很多人从上面走过。桥的另一端通向外面的世界。

鸣鹤

水是你而生的，抑或是你为水而生的。在水里，你时沉时浮，游走于两个世界的边缘，感受三维的体验。清澈、混浊、舒缓、激荡……这些都不重要，眼睛是黑色的闪电，腾挪翻滚，急驰冲刺，每一个动作那么快捷、那么利索，诠释着水中工作者的风范。

喙是一支利箭，在关键的时刻出击，寒光闪烁，那是鱼鳞绝望的告白。穿梭

在水中，搏斗在浪里，直到脖子鼓胀，装不下欲望，才跳上船舷。主人解下你脖子上的绳套，倾倒入你的囊中之物。

铊犁

雷还未翻过山坳，屋檐含着冬的残屑，溪水畏畏缩缩，春的被褥刚刚掀开一角。父亲来到杂屋，取下挂在墙上的犁，小心地将犁铧取出。松弛了一冬，犁铧显得有些慵懒。耕耘，磨去了犁铧的锋刃；岁月，消耗了父亲的青春。父亲将犁铧夹在一个架子上，用钢锉在犁铧上反复磨铊，那声音低沉沙哑，像诉说着一团心事，关乎时令的节奏，关乎农耕的丰歉。

父亲终于铊好了，犁铧闪着雪亮的光泽，像一份出征前的告白，父亲用手试了试锋刃，满意地笑了。

故园情思

李彬

抓鱼

家乡的甘蔗、大米、莲藕等在周边地区很有名，鱼也很多。

儿时家乡的水田一年四季都是水浸泡着，所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坝子，那是水汪汪一大片，如同一面镜子一般。那时，每年春耕时节我总爱跟着父亲到田里去抓鱼，每当这个时候，经常是我拉着水牛走在前面，父亲用扁担挑着沉重的犁和耙走在后面。

一亩田被父亲犁完了。随后，父亲让牛在田里停下休息，解开犁拉到田埂上，又从田埂上把耙扛到田里架好，吆喝着牛开始耙田，那耙所过之处，许多鲫鱼从耙身下的泥水里游出来，飞快地四处逃窜。这些鲫鱼，最大的也不过有两根手指长。由于那个年代给庄稼施的是农家肥，不用化肥、农药，水质没有受到污染，所以田里的鲫鱼很多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兴奋不已，立刻把裤脚卷得高高的，飞快跳进田里，混水一下就没到我的小腿处，我紧跟在父亲的耙后面，伸出双手快速到田里去抓鱼，很快就抓到了一条，抓鱼时，鱼儿在手里挣扎跳跃的力度和触感，让我感到兴奋和满足，并禁不住发出阵阵惊叫声。我左手拿着鱼，又用空着的右手去抓鱼，很快又抓到一条，这时我的双手都拿着鱼，父亲看到后停下耙田，到田埂上用镰刀割断几根长长的将军草走到我身边，教我在将军草的尖端打一个结，再用手捏住鱼，用将军草坚硬的根从鱼下唇处串起来。刚开始，我觉得这种草很脆，容易拉断，就跟父亲说用将军草穿鱼恐怕不行，父亲把一根将军草递到我手里让我拉拉试试，结果我一只手指用一个指头用力去拉，手指都勒出深深的勒痕也没能把将军草拉断，我相信父亲说的是真的了。父亲又开始耙田了，我继续在耙后面的泥水里欢快地抓鱼，我按照父亲教我的方法，抓到一条就串一条，等到父亲耙完田时，我已抓到了满满的四串鱼。这时，我的裤子、衣服、手臂、脸、头发上溅满了泥水，成了一只“小泥猴”。当我把胜利的果实——满满的四串鱼高高举过头顶让父亲看时，父亲看着我开心地笑了。

村子前面是一片农田。每年夏天，翠绿的荷叶铺满荷田，荷花在田间绽放。小伙伴带着小塑料桶、铁盆、鱼帘子约我到荷田里去抓鱼。不管是在父亲耙田时抓到的鱼，还是与小伙伴在荷田里抓到的鱼，奶奶总是做成炖鱼。

奶奶把炸得金黄金黄的鱼从锅里夹出来放在一个大汤碗里，再从灶房昏暗角落的罐子里，掏出腌制的韭菜花酱，放在一个干净的小碗里，用酱油把佐料搅拌均匀浇在大汤碗里的鱼上，放到锅里再罩上木甑子，边蒸边炖鱼。约莫半小时后，饭蒸熟了，鱼也炖透了。奶奶把煮饭的木甑子从锅里拾起来的时候，炖鱼那诱人的香味直冲鼻腔，让人垂涎三尺。当炖鱼摆上餐桌，一家人的主菜就是吃鱼了。夹一条鱼放在嘴里大口朵颐，满口肉香四溢，鱼鳞、鱼刺、鱼骨头酥酥的，鱼肉则紧实而鲜香，用勺舀上几勺炖鱼的汤汁拌饭，汤汁香辣入味特别下饭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全家人能吃上香喷喷的炖鱼实属难得。

口颂之福

诸葛保满

母亲的“三伏姜”

入伏之后，菜市的生姜便多了起来，纤纤玉指般的藤姜、笨拙厚实的老姜、皮糙肉厚的老姜……一堆堆、一箩箩、一筐筐的摆在市场上，令人不禁感叹“又是一年姜熟时”，每每此时，我不免又想起母亲的“三伏姜”。

姜在我的老家是很常见的物品，乡邻们食用姜的最常见方法是用于配菜、煮鱼、煮鸡、煮鸭、煮牛肉、煮羊肉等菜肴均离不开姜，既可以去掉食材中的腥味，又可以提鲜。最令我难忘的是母亲的“三伏姜”。

所谓“三伏姜”就是在三伏天腌制的酸姜。老家有一种叫“甬坛”的容器，是腌制酸姜的器具。入伏后，母亲到地里采摘回新鲜子姜，洗净晾干，腌制酸姜。母亲腌制的酸姜特别香，她先从米缸里量出半斤白米放在铁锅里炒香，等香米冷却后放到锅里煮开水，再把洋溢着浓浓大米香气的开水滤掉米渣，倒入干净的甬坛中，放入洗净晾干的生姜，再佐以适量的辣椒、八角、桂皮和食盐、冰糖等，将坛盖好。在屋内阴凉处静置三五天后，出坛的酸姜，酸、脆、辣，吃起来开胃可口，连同泡好的酸辣辣一起食用，使人顿有痛快之感。

母亲的“三伏姜”还有酸姜丝。同样是在三伏天把采回来的鲜姜切成丝晒至半干，拌上料酒、食盐、碎辣椒等搓揉均匀，压紧压实储存在玻璃瓶内，腌制成酸姜丝，留到秋冬时节当佐菜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离家百余里的城里念师范学校，刚开始，吃不惯食堂的饭菜，入学一个月后，就变瘦了。母亲用一个玻璃瓶装好酸姜丝，让我带到学校当佐菜，解决我不惯食堂饭菜的困扰。很快，同学们也闻“酸”而至，我就将酸姜丝分享给大家。刚开始，我很担心母亲要批评我不珍惜她的劳动成果，大大方方分给了同学。谁知，母亲知晓后反而更加开心。她说，能够跟同学分享家乡美食是好事，姜是自己种的，第二年多种点就行了。就这样，母亲的“三伏姜”陪伴了我和同学三年的师范时光，让我们的饭盒里时时洋溢着母爱的味道。

如今母亲已去世，我再也吃不到她亲手腌制的“三伏姜”了。不过，她早已把传统美德和“三伏姜”腌制方法传给了我，每年的三伏天，我便去菜市场采购生姜，照着母亲的法子腌制“三伏姜”。

百姓记事

韦志远

“邻”距离

从我家到何公家，不到两米的距离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

但早年我家并不住这儿，而是住在下村的土房老屋。老屋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建起的，一砖一瓦都有岁月的痕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房子慢慢朽了，风吹雨打后不需要修整。后来大伯和三叔都成家了，都陆续搬了出去，父亲也觉得有重建房子的必要了。

村东头有块玉米地，背靠山，风景秀丽，交通也便利，但那是大伯家的地。我家决定就选这块地建新房，于是便找了大伯协商换了地。忙活大半年，新房子终于建好了。搬出了充满回忆的老屋，一家人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后来，紧挨着我的那块地也建起了房子，原来是上村的何公也从老屋搬出来了。就这样我们成了邻居。

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。平日里，何公家做点什么好吃的都往我家送点，比如艾糍粑、白薯、水油堆等；我家建房剩出的那三尺地种出菜呀瓜呀的，母亲也时常给何公家送去，两家和和睦睦生活着。

“人要脸树要皮，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……”那是某年夏天傍晚，我刚从学校回来，就远远听到奶奶在门外略恼地说着什么。不明所以的我似乎听到了些端倪，杵在原地听了一会儿，便假装什么也没听到地朝奶奶喊着：“奶奶，我回来了。”奶奶高兴地应了我，但回到家后什么也没和我说。

第二次便是真的当面碰到两家人争吵了，何公说这地是公家地，奶奶说这地是我家用地和大伯换来的，土地证还在柜子里；何公说，让地地怎么了，我家对你也不薄；奶奶说这事她做不了主……两个老人吵得不可开交。原来是何公想在屋旁建个鸡舍，让我家把那小块地让让，奶奶觉得这事儿她做不了主，不能轻易答应。

那时父亲患病，躺在医院里，并不知道这事儿，母亲正忙着照顾父亲，也不在家里，而我则成了最尴尬的中间人，什么也不能说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最终还是忍不住了，我给母亲打了电话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她，原以为母亲会恼了，没想到她只和我说：“你还小，这事儿你不懂，不要乱说就好。”第二天母亲回来后，便让我去请大伯来，她则去请了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。于是我家门前站了好多人。

“今天，劳烦大家前来，是想让各位都作个证，这几天我家和何公因为这块小地有些争执，他想让我们给他让地建个鸡舍，我们晚辈也不是多小气，既然他那么需要这块地，我和我爱人商量了，就把这块地让给他用，希望以后两家就不要发生这种事了。”母亲边说边拿出土地证以示众人，把以前和大伯换地的事情也说清楚了，大伯也作了证，大家听着都纷纷点头。可何公不在场，有人便让我去叫何公来。何公跟着我便出来了，看得出他有些窘迫。大伙说什么的都有，但都夸我妈有礼。何公则尴尬地站着，垂着眼，不敢与人对视。于是母亲慷慨让地的事儿一下子传遍整个村。

谢过大伙后，母亲便置办起酒菜犒劳辛苦作证的人。那时我还小，不大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做，既失财又失地，但后来长大了仔细想来越发佩服母亲的待人之道，大巧若拙，大智若愚。而何公因为争地的事被村里人知道后，老脸丢尽，内心很是愧疚，于是他把鸡舍建在了离新房大概20米远的老屋那儿。

俗话说：“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。”邻里相互谦让，才能共创幸福“邻”距离。

诗词歌赋

八月 书

梅春

八月，田野里，庄稼低下沉重的头颅，思考着成熟的意义。稻浪，翻涌着希望，每一粒饱满，都是汗水的结晶。

八月，是岁月的中场，上半场热烈奔放，下半场期待着宁静与安详。

让我们拥抱这八月的滚烫，感受生命的律动，在炽热中，寻找内心的清凉。让梦想在八月的阳光下，继续燃烧，永不停息。

八月，八月，你是时光的骄傲，是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篇章。

贾文芳

书，是神秘的门，轻推，见万千星辰。

书，是心灵的桥，走过，达理想之巢。

书，是岁月的歌，聆听，悟悲欢离合。

书，是沉默的火，靠近，暖寒夜心窝。